

# 老苏州的“七月半”

文/星华

下周一就是处暑了，“处暑”表示炎热暑天即将过去，天气渐渐转凉，意味着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而在这个周末，苏州人一年一度重要的“七月半”也来了。

农历七月十五，苏州人又称为“七月半”，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并称中国传统四大祭祖节日。按照吴地旧俗，中元节家家户户要在家过节，表示对先人的怀念。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中元日，都在五更天用素菜祭祖，新亡者之家则更早。富裕人家还延请和尚道士设坛打醮诵经，悼念先祖。

在古时候，放河灯也是中元节最主要的习俗。这种灯一般以纸板或木板为底，形似荷花，其上安放灯盏或蜡烛。每年七月十五，人们在中元之夜，纷纷来到江河之畔，点燃无数水灯，任其自在漂流；甚或形成绵延数里的灯海奇景，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吉祥的愿望。

而旧时在“七月半”这一天，和清明节一样，苏州一府三县的官员，也要到虎丘去祭祀出会的仪仗也和清明一样，山塘街又会迎来看会的游人。

还有一个风俗，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那就是在七月半前后，苏州演艺界的人，要到老郎庙去演青龙戏。

演艺界奉老郎为祖师，据《吴门补乘》记载，苏州老郎庙在镇抚司前。过去，凡梨园弟子都要对老郎进行祭祀。清代，老郎庙隶属于织造府管辖，凡人乐籍以演剧为生者，必须先到老郎庙登记署名。宫廷遴选伶人，就由织造府负责到老郎庙登记的艺人中选取。老郎庙实际上也就成了当时的梨园总局。

关于老郎神的来历，有多种说法，苏州的梨园子弟最相信的说法是，老郎指的就是唐明皇。

清·黄幡绰在《梨园原》中说：“老郎神即唐明皇。逢梨园演戏，明皇亦扮演登场，掩其本来面目。”



惟串演之下，不便称君臣，而关于体统，故尊为老郎之称。今遗有唐帽，谓老郎盔，即此义也。”《吴门补乘》在介绍老郎庙时也说：“其神白面少年，相传为明皇，因明皇与梨园故也。”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确实爱好音乐舞蹈，且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他曾选乐工三百人，宫女数百，教授乐曲于梨园，以至后世称戏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

在苏州，梨园子弟聚集的地方，对老郎的信仰也十分盛行，因此，在每年的中元前后，都要祭拜“老郎”，演“青龙戏”。

其实，在清代苏州，剧院通常和酒宴联系在一起，每到农历无缘，天气热了，酒宴就会慢慢减少，而戏班也会停业歇夏，到中元节前后，天气开始凉快了，艺人们又开始了表演，祀老郎，演青龙戏，实际上就是歇夏以后，剧院重新开始演出前一次祭祀祖师的活动，也可以说是重开锣鼓的一个总动员。因其时已入秋深，所以演出中还增加了“灯戏”。顾禄曾对此作过描述：“灯戏出场，先有坐灯，彩画台阁人物故事，驾山倒海而出，锣鼓敲动，鱼龙曼衍，辉煌灯烛，一片琉璃。”

参考资料：《风雅四季：苏州节令民俗》

【闲话苏州】

## 你不知道的街道往事之十： 桃花坞五亩园，苏州电信人才的启蒙地

文/星华

在现在的苏州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桃花坞五亩园这个地方了。而在百年前，这里是大名鼎鼎的“苏堂”，即“苏州电报传习所”，是中国早期培养电信人才的三大学校之一，另两所分设在天津、上海，影响极为深远。

而设立“苏堂”的人，叫谢家福，他的故居就位于如今的桃花坞大街西端，初为明代沈均的“废园”，谢家福在此建了“望炊楼”。

谢家福出生时，其父谢元庆已五十岁了，半百之年得子，父亲对谢家福的教育特别严格。而对于谢家福来说，命运的转折在于太平天国战乱，阊门内的桃花坞大街一带破坏严重，谢家骨肉离散，死难者竟达24人，其父不久也去世，14岁的谢家福只能随母亲避居上海。谢家福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战争结束后，回到苏州，政府方面请谢家福协理阊门地区的善后事

宜。当时桃花坞一片狼藉，谢家福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令桃花坞地区元气恢复，重见安康。

而让谢家福成名的则是后来他在中国电报事业方面的贡献。

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朝廷批准李鸿章奏请，谕旨兴办电报，盛宣怀一手操办。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谢家福参加筹办上海电报分局的工作，同年十月调苏州电报分局，担任分局总办。

后来，母亲去世，谢家福丁忧回家。就在离故居不远处的五亩园，创建义塾“儒孤学舍”，专授“新学”。光绪十八年(1892年)，闻名电报界的苏堂成立了。

传习所创办宗旨是培训电报值机生(报务员)，下设儒孤、中西两个班，每班招收学生20—30名。儒孤班为初级班，学习电报收发业务、文化知识，结业后，以“报效生”资格送苏州电报分局见习。中西班为高

【袁来如此】

## 读书与说书



俞秀山，姑苏吴县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俞清卿是一名屡试不举的秀才，只能以教书为生，寄希望于儿子秀山好好读书，将来能出人头地，为俞家光宗耀祖，故给他取字：声扬，寓意声名远扬。果然，若干年后，俞秀山声震姑苏，名扬江南，但不是读书，是说书！怎么回事？且听小良给您慢慢道来。

秀山自幼读书中规中矩，《三字经》《千字文》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烂熟于心。12岁参加吴县县试即通过，16岁参加苏州府府试也一举通过，但关键的第三关院试，却是连考三次都没过。

明清时的科举制度，第一关县试，考中谓童生，第二关府试，考中谓廪生，第三关院试，考中就是秀才，三关的第一名通称案首。这三关类似于现在的小考、中考和高考，只有考取了大学才能往更高层次发展，考研究生、考公务员等。而明清的科举只有考取了秀才才能往上考——省里乡试，考中就是举人，全国会试、金殿殿试，三百名中占居一席，就是进士，这才算是光耀门庭。这三科都是第一名的，那就是连中三元，在12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中，一共才18位。如果再加上考秀才之前的县、府、院的第一名，就是连中六元，那真的是凤毛麟角人中龙凤。从隋朝至清朝宣统取缔科举制度为止，一共才出了二位，而其中一位就是我们苏州人，钱棨！

现在苏州古城区人民路的三元坊就是纪念这位世纪超级学霸钱棨同学的，不过我觉得叫六元坊更为贴切。

但俞秀山自考了童生、廪生之后却再也无法更上层楼，在关键的院试屡摔链子。眼看父亲日渐衰老，无力教书，而姐姐又丈夫病逝，带着五岁的孩子寡居在家，老少三代嗷嗷待哺，如再读下去，家里根本无力供养。

秀山心急如焚，终日彷徨。继续读书？家里开销如何支撑？而且明年再考不取怎么办？那就不读书，我来养家活口！那我做什么呐？我会什么呐？怎么办？下回分解。

一级的报务训练班，学习中文和英文的电报收发，毕业后，作为电报值机员保送各地电报局工作。

谢家福去世后，五亩园园产由谢家福认定的嗣孙谢安生继承。谢安生的父亲也是苏州电报局的早期负责人。清末，这里部分建筑移作昆曲传习所。民国年间，五亩园南部的房屋又作为慈善机构做寄放灵柩之用。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此处正式移用作“城北殡仪馆”，谢安生成为殡仪馆馆长。

之后，殡仪馆撤销，原址大部分改建为民居。1958年起，五亩园残园西部部分土地曾为东风焦炭厂、拖拉机厂、盲人玻璃厂所用。1961年，整个五亩园残园被苏州林业机械厂所用。林机厂破产后，这一地块一半变成了别墅小区。而关于谢家福的传说，也渐渐淡去了。